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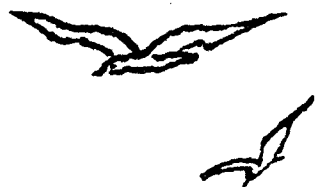
歐陽山

聖地

一代風流第四卷

聖地

一代风流第四卷



花 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沙世荣

封面设计 齐爱华

圣 地

欧阳山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1插图 230,000字

193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6,000册

书号 10261·335 定价 1.30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第二卷《苦斗》、第三卷《柳暗花明》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圣地》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第四卷。继前卷周炳、胡杏、何守礼、杨承荣、区卓、江炳、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等革命青年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以后，本书着重描写这群三家巷的第二、三代人在延安所经历的新生活。

主人公周炳由党组织安排，以中尉副官的身份往返于蒋管区重庆与革命圣地延安之间。在与敌人的多次遭遇中，他逐步掌握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机智勇敢地与敌周旋，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家。丫头出身的胡杏自从走上革命道路，如鱼得水，迅速成长。她崇高的品格，纯朴的内在美，使这个人物发出异常动人的光彩。在这个过程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发生了日渐深厚的感情联系。带着不同觉悟投身革命阵营的青年们也在参加有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参加土地改革以及延安战役，接受了斗争的锤炼以后，逐步理解并深深信服了英明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大家统一思想，一同奔向解放全中国的新战场。

作者欧阳山以高超的艺术技巧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三八——一九四七年间延安和重庆的生活面貌，既有热气腾腾的风俗描写，又有对党内及其他各种矛盾斗争的真实表现，更有活生生的人物刻画，使作品清新感人，绚丽多彩。

目 录

一二一	表姊妹.....	1271
一二二	美景良辰.....	1280
一二三	天堂纺织厂.....	1289
一二四	三劝.....	1298
一二五	离情.....	1307
一二六	乐极生悲.....	1317
一二七	同情和偏见.....	1327
一二八	夏至之夜.....	1387
一二九	降龙峪.....	1348
一三〇	左撇子.....	1359
一三一	中尉副官.....	1369
一三二	一挡.....	1380
一三三	再挡.....	1391
一三四	三挡.....	1402
一三五	人情留一线.....	1413
一三六	醉生梦死.....	1424
一三七	在仙女洞中.....	1434
一三八	四十寿辰.....	1444
一三九	情惨惨.....	1455
一四〇	绝命书.....	1465
一四一	一个新党员的烦恼.....	1476

一四二	坦白竞赛.....	1487
一四三	典型带动.....	1498
一四四	夜奔.....	1508
一四五	偶像.....	1518
一四六	不吉祥的洛川.....	1529
一四七	清风明月.....	1540
一四八	黯然魂销.....	1550
一四九	延安的婚礼.....	1561
一五〇	秋风紧.....	1571
一五一	盛世英豪.....	1581
一五二	闲情.....	1591
一五三	和与战.....	1601
一五四	土改宣传队.....	1612
一五五	七里铺.....	1622
一五六	别了，延安.....	1682
一五七	战绩.....	1643
一五八	神机妙算.....	1654
一五九	俘虏营.....	1665
一六〇	真武洞之夜.....	1676

一二一 表姊妹

胡杏、杨承荣、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六个人自从去年六月离开广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后，过上革命青年的无忧无虑的愉快生活，不知不觉又度过大半年的时间，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一月中旬了。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分配胡杏到延安县委组织部工作，杨承荣因为学过医，就分配到边区医院当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想再参加一段学习然后工作，提出意见跟组织上商量。因为工作需要人，他们暂时还不能去学习，因此，就接受了任务，各自走上工作岗位去了。同来的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都进了陕北公学。经过半年学习以后，也都分配了工作。何守礼分配在延安县曹店区一乡当乡文书，李为淑分配在二乡当乡文书，张纪贞分配在桃林区三乡当乡文书，张纪文分配在四乡当乡文书。这些地方的群众政治水平都很高，文化水平却很低，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工作，他们几个人又是初次接受工作任务，十分兴奋，都痛痛快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干得很起劲儿，也很有成绩。

这个冬天，延安下了大雪，别说从南方来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长住北方的人，甚至是在延安生长的人，也很

少见过这样的大雪。三天前，那雪花飘下来比鹅毛还大，比木棉花絮还密，整个天空都飘荡着一朵一朵杏花般大的雪片，漫山遍野地盖下来，真是人世奇观。打那时起，整个县委都叫白晃晃、软绵绵的雪花封住，只有一长排的窑洞门窗还依稀可以辨认。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才停下来。整个东川，整个二十里铺是那样的干净、通明，简直象是透明的晶体。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可整个世界明晃晃的，象大白天一样。

星期六的黄昏，机关里面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半山的窑洞前面已经有人在来回走动了，县委办公室的文书干事吴生海才赶忙刻完了蜡板，从办公室里慢慢地走了出来。这长方形的县委大院建筑在山坡脚下，座北朝南。正面一排七孔石头窑洞，是延安县委办公室和会议室；东西两边各有五孔石窑，是各部的办公室。大院后面，半山上和东西拐沟上，一共有三四十孔土窑，是县委的宿舍。吴生海头脑里昏昏沉沉，不住地用口气哈着手指，叫凉风一吹，顿时清醒了许多。他无意中抬头一瞧，看见胡杏站在半山土窑前面的土坪上，好象在向远处眺望。这时候，她身上穿着灰色棉袄，灰色棉裤，脚下穿着黄色的毡窝，头上用一块旧红布包着，露出一个楚楚动人的，微带黑色的，莲子形的脸蛋，真象冰天雪地里忽然开出一朵红杏一样。他看了半天，觉着十分陶醉，就悄悄地对自己说道：

“广东女子就是秀气。”

他正在欣赏着，忽然回头一望，看见大门口收发室旁边又走出来一位同样秀气的广东女子，她正是何守礼。今天傍晚，何守礼走了十多里路，微微地喘着气。她同样穿着灰色棉衣，灰色棉裤，脚下穿着一双青乌布的棉鞋，头上没有包头巾，也没有带帽子，头发蓬蓬松松的，越发显得好看。她的身材比胡

杏还要高一些，细一些，看起来非常苗条。大概因为走路，浑身都发热了，棉袄的钮扣全都打开着，一个也没有扣上。她走到吴生海面前，向吴生海点点头，笑了一笑，吴生海觉得非常高兴，就跟她打招呼道：“何守礼，你好。”何守礼只是点点头，也不答话，一直走过他的身边，从窑洞东边的一条通道上坡去了。

吴生海抬起头，仰望着镶嵌在素白背景上的那一朵雪中红杏缓缓地向东面移动，又看见何守礼爬上了坡，和胡杏紧紧地搂抱着，胡杏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何守礼的蓬松的头发……这一切，简直把整个吴生海看呆了。等到胡杏跟何守礼彼此搂着腰，一直向东边移动，最后看不见了，他才缓缓地向食堂走去——他因为工作忙，把晚饭也给误了。

胡杏住的土窑又狭小又简陋，土炕占了窑洞的一半，上面铺着蓆席，蓆子当中有一张矮小的炕几，炕几的一边放着简单的铺盖，另外一边还空着。炕头有一个火灶，灶上放着一口小小的砂锅。炕前有一个长方形的土龕，差不多到人的肩膀那样高，里面放着一些零星的杂物。土龕旁边的墙上挂着洗换的衣服、挂包、洗脸手巾之类的东西。窗子前面放着脸盆、布草鞋和一把镢头，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胡杏跟何守礼并排着坐在炕沿上，何守礼依偎在胡杏的怀中，一个劲儿撒娇道：

“表姐，表姐，你答应我一件事儿。”胡杏搂着何守礼，用手抚摸她的冻得通红的脸蛋，说道，“表什么姐呢，——你看你，都这么大了，大冷天的，帽子也不戴，棉袄扣子也不扣，你就不怕着凉……咱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不是亲戚了，应该以同志相处，你老叫我表姐、表姐的，不怕别人听了难为情。”何守礼不依，继续撒娇道：“表姐！表姐！表姐！我就是要叫，就是

要叫！除非你答应我——”胡杏问她什么事，何守礼说，去年年底领的那件棉袄是小号，当时穿起来正合适，想不到多吃了几碗小米，精神又快活，才一两个月，身体就长胖了，现在，根本扣不上钮扣。很明显，她的意思是要求胡杏给她把棉袄放宽。胡杏一听，声音沙哑地大笑起来道：“唉，我当什么事情。你已经二十二岁了，还不学一点针黹，——你看我这件棉袄，扣子都掉光了，我还顾不上钉呢。好吧，好吧，你脱下来我看看。”何守礼一听，高兴起来了，一面脱棉袄，一面大声叫道：“好同志，帮个忙吧！”把胡杏逗得又嘻哈大笑起来了。

胡杏说做就做，她叫何守礼坐在炕上，拿一张棉被把她整个裹住，又从炕前面的土龕里拿出剪刀针线之类的东西，立刻着手给她表妹放宽棉袄。她一面低头忙碌着，一面问何守礼道：“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快活。”何守礼莫名其妙地回答道：“我无忧无虑，什么要求都满足了。——可你问这个干吗，难道你不希望快活么？”胡杏微微地笑道：“不错，我也十分快活，跟你一样。不过，我还是不停地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都这样快活？”

为了赶做好这件棉袄，胡杏聚精会神地、扎扎实实地做了三个钟头。何守礼在一旁观看着，只见她那样专心一意地做活，手指又那么灵巧，那根针儿好象变魔术一样在棉花跟灰布层中钻来钻去，使旁观的人看得眼花缭乱，羡慕不止。她想说什么给胡杏解解闷，但是又怕打扰她，一直没有做声。看看已经到了夜深了，熄灯号都吹过了，胡杏就说：“怎么样，咱们晚一点睡好不好？我把它赶起来，让你明天早上一早有得穿。”何守礼说：“好倒是好，不过怕你太累了。”胡杏说：“累点儿没关系，不过我倒要批评你一句，你今天晚上本来是不该请假出来

的。你要知道，农民是没有什么星期六的，他们也许晚上有事情去找你，你不在，就耽误了。”何守礼点头赞成道：“是倒是，不过我心里面实在太快活了，要找人说说话。乡政府里面人都跑光了，都回去过‘礼拜六’去了，我一个人守着，怪寂寞的。”胡杏用娇憨的鼻音嘲笑她道：“唔，唔，寂寞起来了，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一直赶到三更天过后，才算把棉袄赶起来了。她叫何守礼试穿一下，虽然还嫌稍紧一点儿，可是钮扣已经能扣上，何守礼也就满意了，还说：“紧一点好，紧一点好，紧一点暖和。”这时候，胡杏才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脱了衣服，跟何守礼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睡下。那土炕生了一点火，有一点微温，这对南方人说来正好。她两姊妹一直悄悄地谈着，谈着。何守礼把刚才闭着嘴忍住的话儿这时候都一箩一箩地倒了出来，最后，何守礼再一次盘问胡杏道：“你为什么要谈论快活不快活呢？”胡杏笑着不吭声。何守礼再三催问，她才说：“咱们不能盲目快活，应当知道所以然！”何守礼就说道：“我想来想去，就是因为得到了民主，得到了自由，又得到了平等。你说的是么？那么你呢？”胡杏低声说道：“我觉着我真正到了自己的家。你知道，在蒋管区我是没有家的，——你知道得很清楚！”何守礼没有答腔，她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太阳照在延安的群山上，把群山都镀了金子，光芒四射，十分好看。边区医院的内科医生杨承荣天一亮就起来了。他急急忙忙地从南川七里铺走到新市场，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副猪肝。那时候，边区的群众还不习惯吃猪的内脏，因此，猪肝的价钱很便宜。外面来的人觉着它的味道好，又便宜，都喜欢买来吃。杨承荣提着那副硬梆梆的猪

肝，一直往东川二十里铺走去。他走得很快，不久就到了县委大院的门口。谁知道在那里恰恰又碰到了县委办公室的文书干事吴生海。他看见这位年轻医生提了一副猪肝走进来，就跟他笑着打招呼。杨承荣也十分热情地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开。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吴生海看见这位年轻的广东医生人品那么好，又那么和气，心里面反而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不快活。他一直望着杨承荣上了斜坡，向胡杏的窑洞走去，同时不自觉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杨承荣走进胡杏的窑洞，看见两位年轻姑娘，别的不说，只顾大声叫嚷起来：“年轻人，年轻人，快来看看，咱们好好地会它一顿餐！”胡杏跟何守礼都笑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何守礼把上唇一扭，发话道：“有你狂的，看你那双鞋子，带了多少雪疙瘩跟土疙瘩进来，把表姐的窑洞弄成什么样子了？谁喜欢吃你那烂脏的猪肝呢？”杨承荣辩解道：“不，不是烂脏，这是好脏，营养价值很高。你知道它花去了我的津贴的几分之几？”何守礼依然不高兴地说：“你花多少，跟我什么相干！人家老百姓都不吃这号东西，扔得满地都是。”杨承荣说：“没有这回事儿！有些人不吃，那是因为他不习惯。好东西到底是好东西，我是特地把它买来孝敬你的。”何守礼说了一句她新学会的延安话道：“乱弹琴！你孝敬我，你就不孝敬你干姐？”

胡杏不等杨承荣答话，连忙伸出两手左右摇摆着，说：“你们斗你们的嘴，可别把我扯在里面。”说完了以后，她就把猪肝放在砂锅里，端了出去，一个劲儿洗猪肝，生炭盆。把炭盆生好了，就放在窑洞门口，煮起猪肝来。没事儿她就在左边窑洞串一串，右边窑洞串一串，总不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去。

何守礼跟杨承荣两个人离得远远地坐在胡杏的炕沿上，好

久都没有说话。后来，还是何守礼开口说道：“杨承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杨承荣笑着说：“因为你也到这个地方来了嘛。”何守礼说：“你怎么知道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杨承荣笑笑地说：“我有童子报。”按古老迷信的说法，这种精灵专门给巫师通风报信。何守礼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别瞎扯！什么屁童子报，你到底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杨承荣笑得更加温顺了。他摸摸自己的棉袄的衣角，低着头说：“你想，问题不是很明显了么？这是个星期天，又是大雪刚停，这么好的日子，不见你到我那里去，那么，除了到这个地方之外，你还能够飞到天上去？难道连这一点都还猜不出来么？”何守礼用手拍着自己的大腿说：“讨嫌！讨嫌！”

胡杏打了三个人的饭回来，大家饱吃了一顿猪肝之后，杨承荣就要走了。他说他下午还要值班，就吹着口哨，迈着跳舞似的脚步，把那矮矮胖胖的身躯送出了胡杏窑洞的门口。胡杏跟着也走到窑洞外面，端起那些砂锅、饭碗跟筷子，一直走到山坡下面的伙房里。洗干净了，才又捧着回到窑里来。何守礼挨着墙壁坐在炕上，正在想什么出了神。胡杏把那个炭盆端进来，放在篾席上面，然后问何守礼道：“小礼，要不要睡一睡？”何守礼摇摇头说：“天那么冷，不睡了。”胡杏以为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就静悄悄地等着。何守礼好象有满腔心事似的，两个眼睛直瞪瞪地望着窑顶，许久都不曾开口。

这个时候，窑门欵的一声打开了，有一个高高大大、黑黑壮壮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的脸庞很宽，左眼有一点儿斜视，不是别人，正是如今的延安县长茆能文。他是一个老游击战士，今年四十二岁了。因为革命阵营里的人都很年轻，特别是延安县委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年轻人，因此，人家都管他

叫老县长。胡杏看见老县长来了，赶忙让他上炕。他也不推辞，将身一纵，上了炕，坐在炕沿上。胡杏又忙着给何守礼介绍，茆能文说：“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她。她是曹店一乡的文书何守礼，对不对？”何守礼听见茆县长叫出自己的名字，也就很高兴地说：“我也认识你，茆县长，我还听过你做报告呢。”茆能文哈哈大笑一阵，然后给胡杏开玩笑道：“小杏子，你们吃好的都不通知一声？”胡杏连忙辩解道：“不，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杨医生带了一副猪肝来，——我知道你也不喜欢吃猪肝。”茆能文点头承认道：“对，对，咱不吃这个东西，咱没有文化，不懂得这个东西的好处。我早就看见了，那杨医生是个有高级知识的文化人，对么？”何守礼接着说：“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知识，学过两天医，当个医生罢了。”茆能文说：“欸，话可不能这样讲。念过洋学堂，还是大学生，当然是高级文化人了。咱们这些人，哪里配跟他们在一起呢？咱们全是大老粗，连字也不认识一个。”茆能文说的倒是真话。他从小放牛，后来打游击，打完游击以后，又当了干部，一直没有挤出时间来学文化。胡杏知道这些情况，就接着说：“识字不识字吧，有什么关系呢？还不是一样革命？”茆能文爽朗地笑着，一边笑，一边点头，显得很高兴。后来，茆能文从炕上跳下来，脑袋向左偏，对着何守礼说：“好闺女，你也是个文化人，你也是个大学生，跟咱们大老祖交个朋友吧。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一定上我家里来玩儿。”说着，说着，就走出去了。

胡杏看见茆能文走远了，就深受感动地对何守礼说：“多好的革命干部！虽然四十多岁的人了，简直纯真得跟小孩子一个样。他的婆姨也很好，他的几个娃娃也很好，都挺喜欢客人的。”何守礼显然不想谈论这些事情。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突

然对胡杏说：

“杨承荣这家伙傻头傻脑的，自作多情，你看怎么办？”

胡杏说：“杨承荣这人不坏嘛，你怎么说他傻头傻脑呢？”

何守礼说：“论人嘛，倒还算可以。可是，只做些技术工作，能有什么政治前途呢？他自己可乐滋滋的，连这一点都不晓得。”

胡杏不同意她的话，替杨承荣辩解道：“做技术工作有什么不好呢？做一个医生，给群众治病，——群众那个感激哟！我听边区医院的人说，杨承荣在群众当中反映很不错。他既然向你表示好感，你就接受了他吧。”

何守礼抗声说道：“接受？你这是什么居心？”

胡杏没有回答。又沉默了很久，何守礼说：“杨承荣说起来倒是不错的，不过不合我的理想。”接着，又反问胡杏道：“既然他这么好，他对你也表示好感，为什么你自己又不接受呢？”

胡杏没有想到她这样说话，开头怔了一怔，随后就安详地回答道：

“我老了。”

这一天，本来胡杏还要留何守礼吃晚饭，可是何守礼怕天晚了有狼，不肯答应。于是，太阳才刚刚落山，她就走了，回曹店区一乡政府去了。

一二二 美景良辰

过了十天以后。有一个早上，胡杏刚刚吃过早饭，还没有回办公室工作，干部科长杨生明就来到了她的窑洞门口。这是一个在陕北打过游击的青年男子，看样子，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身材长得很矮，但是很壮实，脸上很多皱纹，眼睛大，鼻子也大。在冰冷的空气当中，他的脸色是红通通的，象喝醉了酒一样。他站在窑洞门口，把一大叠子草稿、表格、文件交了给胡杏，然后，站在原地不动，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弄得胡杏呆呆地望着他，有点莫名其妙。笑了一会儿，他才对胡杏说：“中央组织部来了个条子，说是重庆有两个工人调到咱边区来了。组织部的意思是要你马上去看看他们。”说完了以后，又哈哈大笑一阵，方才走开。胡杏也顾不上问他为什么那样开心，连忙锁上窑门，一个劲儿赶路，朝白家坪招待所走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看的究竟是谁，只觉着心神晃荡，万般兴奋。二十多里地，不到两个钟头就走到了。进了招待所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日夜思念的区卓跟江炳。胡杏一见，就把他们亲亲热热地抱住，用陕北话高声喊道：

“好我的你咧！好我的你咧！你们总不预先通知一声，——只顾吓唬我！”说得区卓跟江炳两个人一时也听不大懂。

原来，区卓跟江炳两个人调到延安来以后，已经跟组织上谈过话，马上就要分配到西北局去工作。后来，胡杏再问他们到西北局又分配到什么机关，他们两个人同声回答道：“是分配到边区被服厂。”听见这样说，胡杏就沙哑地甜甜地笑了起来，说：“这下可好了，你们跟杨承荣成了邻居了，离张纪文、张纪贞两兄妹也不远了。”往后，胡杏问了他们周炳最近的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问了杨承荣、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等人的情况，大家都觉得非常快慰。吃过午饭以后，胡杏说要领他们去赏雪，又带着他们两个人到左边、右边山沟里到处溜达，欣赏延河的雪景。天气冷，雪化不了，有些已经压实了，变得象白色的瓷器一样；有些就结成了冰块。延河上面，全部都已经结成厚冰。这里一堆雪，那里一堆雪；这里一垅雪，那里一垅雪，堆得非常错落有致，非常好看。江炳虽然见过城市里的雪，可是没有见过山地里的雪，区卓根本就没有见过雪，所以都十分高兴。区卓用双手捧起雪花，一直往脸上擦，把整个脸都擦红了。江炳问他，“冷么？”他说，“不冷。”胡杏也高兴起来了，在雪堆里跑过来，跑过去，跑得满脸通红。她还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别以为我早来了半年，一定看见过很多雪。其实不，我只看见过两回小雪。象这回这样大的雪，我一辈子也还是头一次看见呢。”后来，区卓发现胡杏看着路旁一块大石头发呆，又用她的灵巧的手指去轻轻抚摸着那块大石头，就问她道：“干姐，那块大石头已经够光滑干净了，你还擦它干什么？”胡杏说：“和尚，你不知道，这是我经常歇脚的一张酸枝马杌。我每次看见它，都要用手把它上面的灰土擦擦干净。”那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玩了个痛快，直到傍晚，天都快黑了，胡杏才急急忙忙地赶回东川二十里铺。